

流火之夏

□王国梁

《诗经·豳风·七月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七月流火，九月授衣。”“七月流火”本来的意思是，农历七月大火星向西移动，天气转凉。不过后来人们常用“七月流火”来表达天气炎热、酷暑难当的意思，我觉得这样的表达非常形象贴切，因为酷热之季，到处都像是一团团流动的火一样，真可谓“流火”。

流火之夏，一般是公历七八月份。气温抵达了峰值，整个世界开启“烧烤模式”。太阳像个肆意妄为的人，毫无节制地释放热量，仿佛在向人们炫耀它的威力。一旦太阳开始放肆施威，人们便对它毫无好感了，忍不住抱怨连连：今儿太阳在喷火吗？凡事有度，曾经被人们期待和赞颂过的太阳，因为热烈过度而招致厌烦。

流火之夏，阳光暴烈。阳光下的一切，都泛着白惨惨的光，那种白让人看着都有点窒息。如果置身阳光之下，你会觉得自己渺小成一只蚂蚁，简直要被阳光烤化了。田野里，热浪一股股涌动着，开了锅一般。庄稼被晒得打蔫了，那些打了卷的叶子，仿佛在有气无力地说着：“好渴啊！”连生命力最旺盛的野草，也不那么张扬了，变得耷头耷脑的，很无奈的模样。只有那些根深叶茂的大树，尚且禁得住流火之夏的考验。大树撑起壮阔的绿伞，傲然地对抗炎热。一树树阴凉，像沙漠里的绿洲一样，给人以慰藉和希望。如果没有这些树，我们真的逃不出流火之夏的围追堵截。

流火之夏，世间的生灵都在经历一次折磨和考验。翻滚的热浪中，人热得无法呼吸。院子里的鸡鸭猫犬也沉默了许多，鸡鸭卧在阴凉里一动不动不肯动，猫儿连叫都懒得叫了，狗儿吐着长舌头缓解酷热带来的痛苦。聪明的鸟儿善于适应环境，它们选择暑气不那么厉害的清晨和傍晚活动活动。流火之夏，人容易心生焦躁。我们把炎热的夏天叫做“苦夏”，度过漫漫长夏实在是很辛苦。每一个流火的夏日，都是季节抛出的一张请战书，我们只有战胜炎热，才能锻造出更强大的自己。

在有些人的印象中，冬天的酷寒才算考验，而夏天的炎热忍一忍就过去了。其实不然，炎热对人的考验有甚于酷寒。炎热考验人的承受力，更考验人的耐力和耐心。记得学生时代，每年放了暑假都要跟父亲下地干活。赤日炎炎似火烧，连空气都成了滚烫的。我们在烈日下劳作，“足蒸暑土气，背灼炎天光”。烈日下动一动都会出一身汗，干活的痛苦可想而知。晒上一会儿，我的胳膊会爆皮。父亲见了心疼，却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没事，我年轻时也是这样过来的！夏天在田里摔打摔打，锻炼筋骨。”在父亲看来，我承受炎热的考验，能够像蚕蜕皮一样，最终破茧成蝶，成为筋骨强壮的男子汉。

犹记高考那年的夏天，那时还是七月份高考。因为焦虑和缺乏信心，我在临近高考前几天总是失眠，于是抱怨天太热导致。母亲为我做了清凉绿豆汤，还把西瓜切好放在我的身旁。她不说什么，只是默默用食物表达对我的关切。父亲把蒲扇递到我手中，说：“心静自然凉，沉住气，就不觉得热了。”流火之夏，我却感到了爱的清凉。那个我有生以来最炎热的夏天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圆了自己的梦。

生命中一个个流火之夏，在我的身体和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那些印记，丰富了我的人生，也让我成为一个内心强大的人。

总第7313期 配图 汤青 投稿邮箱：essay@cnnb.com.cn



怀念 做军嫂的日子

□朱宝珠

军人的妻子是军嫂，官兵均称军嫂为“嫂子”。

最初听到有人喊我“嫂子”，是第一次去部队探亲。因丈夫出海执行任务，来接我的是丈夫的战友。刚见面他就向我敬了个军礼，还响亮地叫了一声“嫂子”。这样的礼待，顿使我手足无措，羞涩得不敢出声，只微微颌首，算是作了回应。

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军嫂，又在部队后勤部门工作过。在年轻的军嫂眼里，是个资深的老军嫂。那段时光里，不仅了解了部队生活，也结识了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军嫂。

我永远忘不了头次进军营的情景。那个晚上，呼啦啦来了六七个不同口音、随军多年的老嫂子。丈夫悄悄说，别怕，是老军嫂来慰问你这个新军嫂了。果然，她们的开朗和慈祥笑脸，瞬间化解了我新来乍到、面对陌生人的尴尬。有位年龄似我母亲般的嫂子，对我左瞧右瞧，细细注视，然后用骨节粗大的手，抚摸我的脸颊，充满怜爱地说：“咋这么小哇。”相比她人高马大、壮如男子汉的身板，身子单薄的我，真是相形见绌了。

随军前的暑假寒假，我都去部队探亲，由此，遇见和认识了许多与我一样来部队探亲的嫂子。记不清哪一年，遇到一位女军人

嫂子。鲜艳的红帽徽、红领章，崭新的绿军装，英姿飒爽，把我们这些年轻的军嫂羡慕得心里直痒痒。可她服役的部队在风吹石头跑、四季穿棉袄的西藏唐古拉山。她来探亲，路途是难以想象的艰辛：坐汽车、坐飞机、再坐汽车转轮船……就算一路风顺水，路上也要辗转一个多月。我们既惊悚又肃然起敬，感慨军人嫂子来丈夫部队相聚的千难万难、千辛万苦。

那个年代的军人家庭，生活都不富裕。探亲时我常去串门的隔壁邻居，家有三个小孩，嫂子精打细算，生活节俭，自己平时穿件宽大的白色老头汗衫，两个男孩子，穿她手工缝的露肩背、光胳膊的粗布坎肩（背心）。她丈夫值班，菜也省了不烧了，隔夜的剩馒头撕碎，放滚水煮煮，就着咸萝卜干，对付了事。娘儿四个“呼哧呼哧”的喝糊糊声，烙在我脑中几十年难忘。

有一年，我父亲病了，在上海一家大医院求医。我和丈夫在医院走道，竟然碰上在这家医院进修的医生军嫂。在这凛冽萧瑟的寒冬，我和丈夫像没头苍蝇似的乱转时，能偶遇嫂子，激动得紧紧握手，像见到久别的亲人。她温和的笑容，似一股暖流温暖全身。也许是医生的治病救人职责，也许是军嫂的友情，

嫂子视我父亲为亲人。住院的烦琐手续迎刃而解，她下班尚未脱下白大褂，先到病房看望我父亲，令父亲深深感动。在以后的许多年里，父亲常常念叨她，感念她的恩情。其时，她丈夫已转业地方，而她依旧传送着温柔体贴的军嫂情。

孟嫂，是我的忘年交军嫂朋友，上海某一医院的牙科医生。她也到医院来探望我父亲，说话三句不离本行，看到父亲残缺的牙齿，特意提醒：“病好后不要忘了补牙。”那年暑假结束，我突发异想，不乘长途车，乘轮船回家。其时温州到上海的工农兵18号客轮，中途停靠定海，我想从定海转到宁波。谁知这一随心所欲，给在那边探亲的孟嫂添了麻烦。预定晚上10点船到定海，因受台风外围影响，轮船只好在就近港湾临时抛锚，避让台风过境。而定海那边，孟嫂丈夫准时去接人，却被告知误点。这个夜晚，孟嫂夫妇，一个在家焦急等待，一个在风雨交加的码头候船接我，天快亮时，客轮才姗姗靠上定海码头。我到了定海，台风却把我滞留在了招待所，孟嫂好菜好饭招待，亲切的上海话，消除了陌生与拘束。我们促膝聊天，谈笑声淹没了窗外的风雨声。等台风退场，客轮开航，已是两天后。我与孟嫂由此凝结的情义，延续至今。

丈夫转业多年，但我依旧怀念做军嫂的日子。记忆中的军港码头、露天电影、军号声，丈夫出海归来的喜悦，魂牵梦绕，常入梦境。我感觉自己仍是当年的军嫂，永远的军嫂。